

熱鬧的事

羅位育



聯經文學 89

熱鬧的事

羅位育著



聯經文學⁸⁹
熱鬧的事

79.08.1140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 O. C.

定價：新台幣 120 元

著 者 羅 位 育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137・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421-1

・ 84008-41 ・

序

雨過天青，住我書桌隔壁的大蜘蛛急忙拿出蛛網到戶外晒著。它告訴我，若遲一步，濕氣會洗去蛛網的黏性。我說：「你騙人。」蜘蛛馬上拿出情報員的派司給我看，正面寫著〇〇八的代碼，背面說代號越高，所分配的蛛網黏性越強。八號是極為低下的階級了。原來如此，我有些為他難過了。於是，我幫他在太陽下拉開蛛網。有太陽真好。

「很好，你們可以避開像我這樣的浩劫。」

一隻陌生蜘蛛戴著人形面具走了過來，嘴還嘟嘟囔囔地。

目次

序	一
箭的時代	一
這一天的論文	三
一封訓導主任想要完成的辭呈	五
熱鬧的事	八
什麼什麼	一五
嘿，說故事的人	二四
有關地震不確定的敘述	二六

箭的時代

1

——咻——咻——

他在自己的世界中計算口水吞下喉嚨的次數時，突然，四處埋伏思想中的飛箭，一聲破一聲的掠過空中。他迅速站了起來，原本黯淡的瞳孔隱約流動著笑意。因為微弱透入的光，使影子貼在壁上，較瘦小的他還要膨脹。

箭聲又消失了。

箭聲總是間歇地響起。他曾攀著房門上的柵欄，在滿手冰冷的感覺中探問來回走動的阿奇是否也曾聽過？阿奇僅僅嘴角一撇，小鬍子微微晃動，然後在微弱的光線中迅速遠離他的視程。吓！的一聲，他把口水抹在身上……

「你真的聽見那箭聲？」

（很年輕的醫生）他微帶悲傷地輕點頭。噯！醫生的髮梢不就懸著一把湛藍的箭？箭簇光芒隱約反映出他扭曲的臉孔。他吃吃笑開，指著醫生……

「醫生，瞧！你不用再掩飾了，箭就在你的身旁。」

（醫生啊！不要再和我玩這種叢林尋寶的可笑遊戲，我可以在你的臉上找到天空山川河流，這一切對我而言太——太——太熟悉了，即使一隻小甲蟲藏在地下喘息呼氣的聲音，我也能正確的感受得到，即使你的陷阱……哈……瞧我吧！）

醫生也笑了起來，在紙上沙沙寫著。他好奇地頭探了過去，居然瞧見由文字建築的一道門。試著在懷疑中伸手推推門，剎那間，一道閃電從指縫間深剖了下去。他大叫一聲抬起頭，發現醫生竟然萎縮在椅子上，野獸的咆哮伴著淒清的哀號正從喉嚨源源湧出，而四周出現的每一道陌生眼神都包藏他挺立的身影，窗外的天空顏色也一片

一片剝落而溶在地上……他覺得一切太好玩了，太好……便巍巍站起又跌坐地上揮舞著雙手……隱約聽到醫生急促的聲音……「你又難過了是嗎？」他揮揮手。

呸！把口水用力抹在影子上。影子似乎不安地左右閃躲，他歪頭沉思了一會便對影子揮拳說起話來。

「醫生不知道自己被藍色的箭給陷害，他被蒙蔽了眼光，所以才把我關在這兒。你，好在我來這兒，否則你真不知要如何寂寞？你在這兒已經很久了吧，否則怎麼瘦得連五官都沉默消失了？唉……」

嘆息了一陣，然後在微弱的光線中輕輕撫摸影子黝黑的臉孔，又時而鄭重地交握雙手大聲抱怨。牆突然嘖嘖作響，有如尋求回音似的急切。一串粗魯混濁的聲音雜起。「喏，你以為現在是白天嗎？現在是晚上自習的時間，不要吵！」

幾道青筋迅速結在脖子上，他也咆哮地敲著牆壁。

「憑什麼吼？你憑什麼吼……」

又跳又叫的喧嘩夾雜隔房嘖嘖的敲響聲，使他隱隱產生一股莫名快慰而狂笑出聲。（或許阿奇會過來干涉吧！）他一面打滾，一面在模糊的意識中找尋未知的答案。

但是，許久許久，那熟悉的踱步聲，並未混合漆黑人影倏然出現在門縫下的地板上。彷彿一陣密集樂音悠悠響起，又伴著陳腐的回憶在空中衝突。打滾的速度逐漸和緩，嘴角微微張開口涎一線流出，四周牆壁隱著不可解的言語。呼吸！呼吸！腹部急促脹著……

他一躍而起，再度撞著牆壁。

「噯！鄰居，我們是不是共同享有祕密哇……」
聲音撕在空氣中，宛若飛箭一般迅速……

2

電影散場到現在他始終抿著嘴，目光有些茫然地看著前方。走在一旁的倩如偶爾偏過頭來又悄悄地收回。才是他們共同生活的第一年，卻好像又開始要獨立生活一樣的傷感和難堪在心中逐漸成熟。（不知怎麼回事）他邊想邊踢起石子，一陣灰塵揚起的空中，石子緩緩落了下來，不可置信地揉揉眼，石子早已落地，那緩慢的速度只是

如餘光一般胡亂收進眼中。

他從倩如鏡片中看見自己模糊笑臉掛在她的睫毛上。

「錦成，你……你到底怎麼啦？」終於忍耐不住。倩如眼光猛然轉向沿途櫥窗中的玻璃，低抑的憤怒聲音沈甸四周。

陽光透過路旁的木棉斜打倩如臉上再擠向鼻尖形成一群跳躍性的圓點，他忍不住伸手彈了下，叮的。倩如臊紅了臉，微帶憤怒地推開他手。

他卻不在意極感興味地看著玻璃中的臉孔貼在倩如臉上，那似乎隱藏了一圈圈漩渦，而他們立在重心之中。他有些懷疑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沉默！

——對的——似乎聽到了另一種近乎粗魯的聲音？他偏著頭眼瞇起來，想要再聽清楚卻只是習慣性的聽到車聲和路人紛亂的腳步聲，甚至午後陽光彷彿在體內發酵的聲音。

倩如推了推他。

「你怎麼啦？在想什麼？連和我說話都有一搭沒一搭的應著？」

「不要說話，難道妳沒聽到一種說『對的』很奇怪的聲音嗎？」他發現倩如的眼

神中有一張陌生而疲憊的臉孔，立刻往前逼了過去，倩如本能害怕地往後退。

「怎麼啦？你今天好奇怪嘅！」倩如嘟起嘴來，像往常一般，眼急速地泛出淚光。他覺得有些歉意地抓抓頭，突然那聲音又再度出現，——對的——他想不出這是什麼意思？只是一種粗魯無文的低噪聲啞啞……

「對的！」他突然大聲說了出來。似乎有一種催眠而無法自主的言語暗暗誘逼著他，倩如臉一陣發白，那隱約言語所激發的聲音仍微弱抖戰空中，嗡嗡節奏在她耳中纏繞著。

他們正經過一家茶舖，溢出的茶香恰巧掩過迸發彼此之間的火藥味，櫃台後的售貨小姐好奇地抬頭往外望了望，只見肩膀一聳一聳的他的身後隱隱露出女性顫動的長髮。

瞬間，他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說出「對的」這種直覺經驗，是電影的緣故，那情節仍在內心播放著，一片捲過一片又捲一片又……這使他忘了置身何處。這齣「草莓宣言」的影片彷彿和自己一些生活細節繫綰在一起。那才是前個星期發生的，學校同學普遍對選課的限制暗藏不滿，但缺乏行動的決心，他憤而站了出來，但是……這些事今天在心中怎麼如此遙遠，但，又親切地令人說不上來？嗯！是「草莓宣言」……一

股學潮浪聲在影片中瘋狂擊鼓的響著……像是咚咚雷聲奏起……他大叫明白了！鼓聲讓他第二天再度站出，而且決心益發強烈……

「對的」他在講桌上播拳揮舞，「我們是學問的見證人，具有判斷能力的大學生，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校方如何利用行政權控制我們選課的自由，這是一種欺瞞而不可原諒的作法，他們忘了，我們如何把知識化成智慧，他們的愚弄只是……」

心中仍呈現「草莓宣言」的畫面，男主角從一張疊一張學生領袖的相片旁，沿著生滿濕苔突出的軀塊階梯爬上示威總部，他和一群抗議學生控制遊樂場的同學一一握手，他們以熱烈的眼光撫摸他，以熱烈的手勢鼓勵他，高大陰影中的建築物頂，男主角鼻尖一串汗珠迅速滑落。

「對的」他拍桌大聲吼著，想要在意識中揉入男主角的臉孔中，台底下同學有意無意地交換微笑，有的仍舊臥著，一頁一頁無聊地翻書，有的斜睨著他稀稀落落地鼓起掌來。

窗外似乎飄過許多無聲的眼神，他又揉了揉眼，卻只見兩三隻麻雀啁啾地擠飛而過。「這是我們的世界，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空間。」他仰起臉，以內在眼光向著影片

男主角的背影說話，男主角輕輕擺手，又繼續攀登高樓，窗沿四周貼滿沾汗泥濘格達費的照片。

突然，班代衝上台把他拉了下來。

「你夠了沒有？」班代的眼神閃爍不定，而他只是，只是仰頭望著。

（我送你回家吧！）他在心中對著昨天一怒而去的倩如安撫。

3

他判斷而且看到了醫生藏起那枝通體泛藍的箭。醫生微笑地請他坐下，他以冷笑而含憂鬱的眼光盯著桌上的病歷報告。終於找到了那枝藍色的箭，就仔細地藏在一疊病歷卡下，正要伸手過去……

醫生再度微笑地把病歷表拿起，又點著頭交到他手上，而藍色的箭竟乍然消失了。

（嘿！這是什麼樣的魔法？這麼說來醫生實在具有巫師一般的神祕氣質，你看那眼神正隱藏著貪婪而殘酷的欲望，帶有原始而瘋狂的野獸氣息——哈，在你自己盾牌

的後面，有惡意欺瞞而噁心的符號！」

他注視醫生臉孔的每一個細節把病歷表輕輕放下。根本不相信這些能記錄什麼，病歷表只不過是系統中理所當然的符號。這時，看到了經常朝他說「對的」那個男主角，以及一個粗壯的非洲黑人，在飄動的簾子中企圖由窗後擠進來，黑人手上拿著湛藍色發亮的弓箭。他向他們擺擺手。

（原來他們替我奪去了）

他得意地笑了起來，醫生不動聲色地看著。（醫生是看不到的）他決定把四周的顏色換上黑白，因為醫生不配接收彩色。

「醫生，你自以為很了解我嗎？」他舉出黑白的手指，故意用慢動作方式點點桌上的病歷表。

「我不認為，我只是把它們聚在一起，使彼此熟悉罷了！」醫生的白牙咧開。叱！這個自以為聰明的醫生！但是，也不可否認這句話的確有令人思考的魅力。他狐疑地望著醫生，同時，可以感覺出男主角和黑人含著威脅敵意的眼光上下打量醫生。

「醫生，你惹怒了我的伙伴嘍！」他雙手交叉有些幸災樂禍地笑著。（希望能看

到醫生驚慌狼狽逃回到自己的叢林中，然後他……）

「我希望你能信任我。」醫生卻從桌子上拿出一張沾滿藍色墨漬的圖畫紙，他看見墨漬的曲線正互相扭動著。

「你看得出那是什麼圖畫嗎？伙伴。」他一把抓過來。用眼白粗暴地盯著醫生，也弄倒了桌上的杯子，杯子落地，四散的玻璃碎片在燈下滾動著顏色。

帶他來的阿奇想要跑進來，醫生擺了擺手勢。

（什麼伙伴？把你骯髒的話語收回，你是令人討厭而且瘋狂的，你不懂纖柔而美麗的感覺，你只是屠夫。）

「那是被你解剖過的動物屍體。」他發出強烈的訊號，然後猛力地往圖畫上所隱藏的窗口一躍而入……

晚飯過後，他和張可言在大廳一角交換世界的鑰匙。張可言這已來了三年的老骨頭，瘦削臉龐仍然浮現著原始精力。他們在莫札特的音樂中自在吸收對方的眼神，談論所有的祕密。

「噯！我告訴你地球的溫暖是什麼？」張可言身子鬆弛地靠在牆角，腿隨著節奏

劇烈擺動。

他陰沉地看著張可言的動作，心中懷疑如果莫札特的音樂也可以劇烈擺動著，那麼地球還有什麼溫暖？如果有溫暖也只是藏在「房門」小小的鎖孔中吧！但，他還是耐心地聽下去。張可言認為地球的溫暖就是溫泉。

（媽的，這小子耍我！瞧他每一條皺紋都隱藏著嘲諷的格調）啪！他一巴掌打了過去，張可言卻搗著臉大笑起來，格格聲中，所有的人都面無表情地圍過來。他看到倩如的影子從他們背後無聲飄過。

他大喊：「我告訴妳，世界的鑰匙就是那枝藍色的箭……」他知道，自己一旦微笑那意義就轉變得極為複雜，所以這時再度賣力露出笑容。果然張可言止住笑，忘了疼痛又挨著過來。

兩個人手牽手橫躺地上，張可言用手戳戳他的臉，

「噯！你笑什麼？」

他突然覺得張可言太緊張了，緊張得都無法以「言語」和他溝通，所以搖搖頭。「我聽不懂你說什麼？」「拿鑰匙來，我就會告訴你。」

兩人都鼓著腮彼此對望許久，一秒、兩秒……突然鼻尖對鼻尖笑了起來，瞳孔中互相盤踞著對方發笑的身影……

4

滿五歲生日的時候，鄉下度假的別墅中，父母買給他弓箭的玩具。他拿著箭逐山逐野地和父親奔逐，在花瓣前、在野草中，他下意識以為自己是縱橫自如的紅番，掌天下風雷於呼吸之間，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而令人深深迷醉的……直到有一天，在空闊的草地上，颼的一聲，一隻帶箭的飛鳥快速落到腳前，鳥微闔微張的眼珠向他弱弱地睨視，感覺出鳥的體溫隨血液逐漸擴散四周……那種生命脈膊一聲嘖一聲嘖地緩慢消沉的現象深深驚嚇了他，當鳥的眼睛一點一點地無力闔閉，他的汗珠也迅速滾下而燥熱……然後一陣狗吠聲……

他很快地把弓箭的歲月給帶過去了！

二十歲生日那天，華麗的音樂廳堂中，他懷疑自己因為作夢而又困擾了心情，卻